

随书赠送电影VCD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黑桃皇后

[俄] 普希金◎著 力冈 亢甫◎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随书赠送电影VCD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黑桃皇后

[俄] 普希金◎著 力冈 亢甫◎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桃皇后／(俄)普希金著；力冈，亢甫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

ISBN 7-5402-1327-2

I．黑… II．①普… ②力… ③亢…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164 号

责任编辑：张瑞武

黑桃皇后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10 印张 287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2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7.50 元

译 序

去年我们刚隆重纪念过俄罗斯伟大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二百周年诞辰,加上近一个世纪内对他作品的大量评介,中国读者对他的名字几乎已经耳熟能详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得将他的生平创作略加介绍。

普希金 1799 年 6 月 6 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和在当时所有贵族家庭一样,他童年受的是法国籍家庭教师的教育。1811 年普希金进了沙皇政府专门为培养贵族子弟成为行政官员而新办的皇村学校。在这里他得到良好的教育,也受到部分教师和驻在学校附近的近卫军骑兵团的部分军官的进步民主思想的影响。在皇村学校学习的六年中,他写下了许多抒情诗。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进入了上流社会,同时不辍诗歌创作。由于普希金诗歌中有不满现实和歌颂自由的倾向,上层统治者感到极度不安,沙皇于是将他流放到南方。在流放中诗人有机会接近人民群众,了解社会,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后来他被调到总督沃隆佐夫手下任职,但又冒犯上司,再次被流放到祖籍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幽禁起来。1825 年 12 月 14 日彼得堡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不幸被镇压下去,主要的五位领导人被处绞刑,其余一百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普希金的朋友。由于这件事,普希金面临着被牵连的巨大危险,但是他从来不否认自己和他们交往和友谊。甚至当沙皇召见他问他如果起义爆发时他在首都他站在哪一边,他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自己站在起义者一边。慑于普希金的名声,沙皇不仅没有逮捕他,反而将他从流放地召回,表面上他“自由”了。后来普希金结识了莫斯科绝色美人娜塔丽娅·冈察罗娃并与之结了婚。这时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浪荡公子乔治·丹特士像幽灵般出现在诗人面前。他对冈察罗娃垂涎三尺,百般献殷勤,甚至对她提出非分要求。上流社会又推波助澜,散布流言蜚语,对诗人百般羞辱,终于酿成了一场致命的决斗。1837 年 2 月 10 日在决斗中身负重伤的诗人在家中逝世。

普希金的创作是十分勤奋的。在短短 38 年的生命中,他为世人留下了近九百首抒情诗,十四部叙事诗,七篇童话诗,七部戏剧,一部诗体长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十四篇中短篇小说,两部传记,还有大量的书信、文论及日记、回忆录、游记和许多未完成的作品、草稿、片断。此外普希金在他的手稿和友人的纪念册中还有大量的绘画作品,手稿中那些看似不经意间信手而就的速写、素描透露了诗人创作构思的轨迹,不仅具有欣赏价值,也极富研究价值。普希金从活的语言中汲取营养,奠定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基础。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富有浪漫气息,后来越来越贴近社会,着意反映现实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尽管人们在介绍普希金时首先说他是诗人,其实普希金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歌创作自不待言,除了那近九百首的抒情诗和十四部叙事诗,代表他创作高峰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早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名著,作品所采用的独特的十四行诗形式成为普希金特有的“奥涅金体”。普希金自幼喜欢童话和民间故事。他所写的七篇童话诗,有的来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有的来自他的老奶妈向他叙述的民谣和故事,也有的是受欧洲其他国家童话的启发而加工创作的。普希金的戏剧作品中以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最为著名。剧中写了沙王戈都诺夫由于篡夺王位的罪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酿成悲剧。剧本揭示了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道出了人民公意不可辱的震撼人心的真理,一度遭到禁止。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本子是普希金的小说选集,内收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等六个中篇和冠以《别尔金小说集》之名的五个短篇。可以说作者散文体小说的精华部分在本选集中已无一遗漏了。普希金在与冈察罗娃订婚后,到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父亲的领地鲍尔金诺村,办理产权交割的手续,不意正值瘟疫流行,被滞留三个月。这三个月成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称为“鲍尔金诺的秋天”。《别尔金小说集》就是在这时期写成的。这五个短篇的素材大多取自传说、作者自己的见闻、友人的回忆等等。其中《驿站长》一篇讲述了一个严酷而令人心酸的故事,充满了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同情,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一组小说被称为“俄国短篇小说的典范”(《中国

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分册》)。《上尉的女儿》反映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写出了有血有肉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戈留辛诺村的历史》是普希金以自己在鲍尔金诺村的领地上所见到的现实为基础写成的,真实地反映了农奴制下农民的悲惨生活。《杜勃罗夫斯基》看似描写了两家地主间的恩怨和青年杜勃罗夫斯基孤独的反抗,其实表现了地主的专横和农民的不满。《黑桃皇后》通过对彼得堡上流社会赌徒生活的描写,刻画了主人公赫尔曼的坚强性格和贪婪野心,预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临近。总之普希金的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决不亚于他的诗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本书的译者之一力冈是安徽师大教授,著名翻译家,也是笔者仰慕的师友。当初计划这些小说都是由他翻译的,但是译事中途他要赴俄罗斯探亲,来不及完成,遂命我续貂。我不敢违命,就勉为其难,作滥竽之举,于1997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如今力冈教授已去世三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向我索文,遂奉上这本小书,算是对已故师友的纪念。

亢甫 2000 年于杭州

目 录

译 序	1
别尔金小说集	1
出版者前记	3
一枪	7
暴风雪	18
棺材店老板	29
驿站长	35
小姐扮村姑	45
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61
罗斯拉甫列夫	79
杜勃罗夫斯基	91
黑桃皇后	159
基尔查里	187
埃及之夜	195
上尉的女儿	213

别尔金小说集

力 冈 译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

我的老爷子呀，他从小就爱听故事。

斯科季宁：

米特罗方就像我。

——《纨绔少年》

出版者前记

我们在筹备出版现在呈献在公众之前的这本伊·彼·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就想附一篇已故作者的短篇小传,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应有的好奇心。为此我们曾经去找过玛丽亚·亚力山大罗芙娜·特拉菲林娜,她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近亲和遗产继承人;可是,非常遗憾,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作者的任何材料,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她劝我们向一位可敬的人物求教,他是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故友。我们遵照她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便收到如下一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不加任何修饰和注释,将这封回信刊出,作为高尚的见解和感人的友情的珍贵纪念,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十分可靠的传记材料。

某某先生台鉴:

阁下本月十五日大函已于本月二十三日奉悉。贵函中要我详告已故挚友和乡邻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之生卒年月、职务、家庭状况以及事业和性情,我十分乐意满足阁下的愿望。现将我与他交谈中以及亲眼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阁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 1798 年生于戈留辛诺村,其父母都是正直、高尚的人。其亡父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准少校娶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弗里洛芙娜小姐为妻。他不算富有,但生活节俭,在经营家产方面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们的儿子受到的初等教育,受之于一个乡村教会执事。也许多亏这位可敬的先生,他养成阅读和学习俄罗斯文学的兴趣。1815 年他进入步兵轻骑兵团(其番号我记不得了),直到 1823 年他都在这个团里服役。他的父母几乎同时去世,因此他不得不退伍,回到戈留辛诺村自己的领地上。

伊凡·彼得罗维奇掌管家产以后,因为缺乏经验,心肠

又软,很快就放弃管理,放松了他的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他把办事认真、精明能干的村长撤掉,因为他的农民对村长不满意(这是他们的习惯),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掌管村里事,她因为善于讲故事博得他的信任。这个蠢老婆子连二十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她是所有农民的干亲家,他们一点也不怕她。他们选出的村长一味地姑息纵容他们,和他们狼狈为奸,迫使伊凡·彼得罗维奇取消劳役制,建立一种非常轻的代役租制。但就是这样,农民还是利用他的软弱,第一年就要求大加优待,以后几年有三分之二的代役租缴的是胡桃、越桔之类的东西,而且有的还欠租不缴。

我作为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好友,认为有责任对他的儿子提出忠告,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恢复原来为他废弃的旧章法。为此,我有一次到他那里去,要来账簿,把浑蛋村长叫了来,就当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起账来。这位少东家开头看着我查账是全神贯注的;但是等到从账上看出近两年农民人数增加,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却觉得查出这一点结果就足够了,再往下就不听我的了;等到我一再追查,严厉质问,使得浑蛋村长惊慌失措,张口结舌时,我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在椅子上新声大作,这使我非常恼火。从此我再也不去过问他的家业经营之事,也和他本人一样,将他的事交给上帝去管了。

不过,这丝毫无损我们的友情;因为我深切同情他的软心肠,原谅他的马虎懒散,马虎懒散是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倒是从心底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实在不能不喜欢如此和善和诚实的年轻人。伊凡·彼得罗维奇也非常敬重我这个长者,衷心信赖我。直到他去世,几乎每天都和我见面,珍视我很普通的言谈,虽然我们不论在习惯上,还是在思想方法和性格上,彼此都有很大的差异。

伊凡·彼得罗维奇过的是极其节俭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很有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这在我们这地方可以

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非常爱慕,可是他真像少女一般羞怯^①。

除了大函中提到的几篇小说,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其中一部分在我处,还有一部分被女管家派了种种家庭用场。比如,去年冬天她的厢房所有窗户上糊的纸,就是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至于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大概是他最初的试作。这几篇小说,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自己说的,大都是真人真事,是他从各种各样的人嘴里听来的^②。不过,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村庄名字则来自我们当地的一些村庄,因此有的地方也提到我的村子。这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只是由于缺乏想像力。

1828年秋,伊凡·彼得罗维奇患感冒发烧,转为热病,尽管本县一位相当高明、尤其善于治鸡眼之类痼疾的医生百般努力,他还是不治身亡。他死在我的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于戈留辛诺村教堂墓地,紧靠着他父母的坟墓。

伊凡·彼得罗维奇中等身材,灰眼睛,淡褐色头发,直鼻梁;一张脸又白又瘦。

尊敬的先生,关于故友和乡邻的生活方式、事业、性格和外貌,我能记起的尽在于此了。但如阁下认为敝人信中所述有可用之处,恳请万勿提及敝人名字;因为,虽然我非常尊敬和爱戴写作者,但我认为博取作家称号是不必要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也是不相宜的。谨致衷心的敬意。

1830年11月16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① 有一段趣事,我们认为是题外话,就没有写出来;不过,可以告诉读者诸君,此事在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没有什么不体面之处。——普希金原注

② 确实,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每篇小说之前都由作者亲笔写着:我是从某人(职衔或称号以及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处听来的。现为好奇的读者摘抄如下:《驿站长》的故事是听九等文官 А. Г. Н. 说的;《一枪》的故事是听 И. Л. П. 中校说的;《棺材店老板》是 Б. В. 说的;《暴风雪》和《小姐》是 К. Н. Т. 姑娘说的。——普希金原注

我们理应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意愿,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希望读者诸君珍视其中的真诚和善意。

亚·普

一 枪

我们开枪决斗。

——巴拉丁斯基^①

我发誓在决斗中把他打死

(他开了枪,我还可以开枪)。

——《野营之夜》^②

—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谁都知道军官生活是怎样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吃午饭在团长家里或犹太饭馆里;晚上就喝潘趣酒,打牌。这个镇上既没有经常宴客之家,又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轮流在各人的寓所聚会,在寓所里,除了穿军服的,什么也看不见。

常跟我们在一伙儿的只有一个不是军人。他有三十五六岁,因此我们把他看做老头儿。他是见过世面的,因此在很多方面胜过我们。此外,他常常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际充满神秘意味。他像俄国人,名字却是外国名字。以前他当过骠骑兵,很得赏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退伍,住到这个可怜的小镇上来,在这儿他日子过得贫困,花起钱来又大手大脚。他出门总是步行,穿的是黑色旧礼服,可是经常宴请我们团的军官。虽然他请客只有两三道菜,而且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可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淌。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财产,有多少收入,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不少书,大多数是军事书,再就是小说。他很乐意把书给人家看,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别人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他主要的日常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的房间的四壁被

①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② 《野营之夜》,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小说。

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的许多手枪,是他所住的陋室里仅有的装饰品。他的枪法之娴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把梨子放在谁的帽子上,开枪把梨子打掉,我们团里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到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就这样直呼其名)从来不插嘴谈这事儿。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只冷冷地回答说决斗过,却不肯细说,显然,问他这类事儿,他很不快活。我们认为,准是有人成为他那很厉害的枪法的不幸的牺牲品,他在良心上一直很难受。我们却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之类的事。有一种人,单看其外貌就不会产生这类的怀疑。有一件意外事使我们大家都惊讶不解。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喝酒像往常一样,也就是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劝主人坐庄家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就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就赌起来。西尔维奥有个习惯,赌起钱来绝对不说话,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下赌注的人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少算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余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性,所以由着他怎么办。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不久前才调来的,他也在这儿赌钱,因为心不在焉,不该折角却折了角^①。西尔维奥拿起粉笔,按照自己的习惯,也把数目加上。那位军官以为他弄错了,就向他解释起来。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那军官失去耐性,拿起刷子,把他认为不必记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那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同伴们讥笑,来了火气,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亏西尔维奥躲开了这一击。我们都慌了。西尔维奥气得脸色煞白,站起身来,两眼闪闪有光地说:“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亏这事儿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认定此事必有后果,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这位军官说过,不论坐庄的先生想怎样,他都乐意奉陪,便走了出去。又继续赌了几分钟;可是我们觉得主人已无心赌下去,就一个个放下牌,各自回住处,一路上谈论很快就要出现的空缺。

① 折角表示赌注加倍。

第二天,我们在练马场上已经在问,那个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就问他,这事儿怎么样了。他回答说,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这使我们感到奇怪。我们去看西尔维奥,见他正在院子里打枪,一枪又一枪打在贴在大门上的一张爱司牌上。他和往常一样招待我们,只字不提昨天的事。三天过去了,中尉依然活着。我们一再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听了轻描淡写的解释就满意了,跟中尉言归于好了。

此事严重损害他在青年人当中的威望。缺乏勇气是青年人最不能原谅的,因为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做人类最高的品德,只要勇敢,任何缺点都可以原谅。不过,后来大家对这事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无法再跟他亲近了。我生来就有一种浪漫主义思想,在这之前我最仰慕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他的一生是个谜,他就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也很喜欢我;至少他对我另眼看待,对我不说他平时爱说的那些尖酸刻薄话,跟我无话不谈,态度诚恳,而且格外愉快。可是在那个不祥的夜晚以后,我就认为他已经名声扫地,自己败坏了名声,无法挽回了;我总是摆脱不掉这种想法,所以很难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了;看着他,我都觉得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精明和老练的人,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也不可能猜不出其中原因。他似乎因此很伤心;至少有两次我发现他想向我解释解释;但是我避开了,他也就不再找我了。从那以后,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跟他见面,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人有一些见惯了的情形,漫不经心的京城人不会知道的。比如邮日里等待邮件的情形: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我们团的办公室里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消息互相交流,办公室里呈现出一派活泼热闹的气氛。西尔维奥的来信都是寄到我们团里,来信时一般他都在场。有一次,他接到一封信,就迫不及待地拆信。他匆匆地看着信,眼睛就放起光来。军官们都忙着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诸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种情况,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动身;希望诸位赏光,到我家最后吃一顿饭。我也恭候您来,”他转身对着我,又说,“一定要来。”他说过这话,就匆匆走

了出去。我们商量好到西尔维奥那里聚一聚，就各自回住处了。

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西尔维奥家里，看到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这里了。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只剩下光秃秃、弹痕累累的四壁。我们纷纷就座；主人心情特别好，他的快活心情很快就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瓶塞啪啪声，酒杯冒着泡沫，一个劲儿滋滋响着，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将尽了。大家各自去拿帽子，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也准备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小声说。我就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一声不响地抽起烟斗。西尔维奥心事重重；他那种快活得要发狂的劲儿连影子也没有了。他那苍白的脸阴沉沉的，两眼闪闪放光，口里吐着一阵阵浓烟，那样子活像一个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沉默。

“也许咱们今后再也不能见面了，”他对我说，“在分手之前我想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谈。你可能看出来，我很少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我很喜欢您，所以就觉得：要是您心中保留着不应该有的看法，那我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起烟丝；我垂下眼睛，没有说话。

“您一定觉得奇怪，我没有向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提出决斗，”他又说下去，“您一定认为，我应该拿起武器，他的生命在我手里，我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我也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说谎。假如我能惩罚他，而自己不冒任何生命危险的话，那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他的。”

我惊愕地望着西尔维奥。听到他这番坦率的自白，我简直呆住了。西尔维奥又说下去：

“就是这样啊：我没有权利让自己冒死的危险。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我的仇人还活着呢。”

这话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

“您没有跟他决斗吗？”我问道，“准是有什么情况使你们分开了？”

“我跟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说，“这就是我们那次决斗的纪念。”